

三國志 吳

冊三

吳志卷十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程普 黃蓋 韓當 蔣欽 周泰 陳武

子表

董襲 甘寧 凌統 徐盛 潘璋 丁奉

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也初爲州郡吏有容貌計略善於應對從孫堅征伐討黃巾於宛鄧破董卓於陽人攻城野戰身被創夷堅薨復隨孫策在淮南從攻廬江拔之還俱東渡策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麋等轉下秣陵湖熟句容曲阿普皆有功增兵二千騎五十四進破烏程石木波門陵傳餘杭普功爲多策入會稽以普爲吳郡都尉治錢唐後徙丹陽都尉居石城復討宣城涇安吳陵陽春穀諸賊皆破之策

嘗攻祖郎大爲所圍普與一騎共蔽扞策驅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策因隨出後拜盪寇中郎將領零陵太守從討劉勳於尋陽進攻黃祖於沙羨還鎮石城策薨與張昭等共輔孫權遂周旋三郡平討不服又從征江夏還過豫章別討樂安樂安平定代太史慈備海昏與周瑜爲左右督破曹公於烏林又進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將軍領江夏太守治沙羨食四縣先出諸將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性好施與喜士大夫周瑜卒代領南郡太守權分荊州與劉備普復還領江夏遷盪寇將軍卒

吳書曰普殺叛者數百人皆使投火卽曰病瘠百餘日卒

權稱尊號追論普功封子咨爲亭侯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

吳書曰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枝葉分離

自祖遷于零陵遂家焉蓋少孤嬰丁凶難辛苦備嘗然有壯志雖處貧賤不自同於凡庸常以負薪餘閑

學書疏
講兵事

初爲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孫堅舉義兵蓋從

之堅南破山賊北走董卓拜蓋別部司馬堅薨蓋隨
策及權環甲周旋蹈刃屠城諸山越不賓有寇難之
縣輒用蓋爲守長石城縣吏特難檢御蓋乃署兩掾
分主諸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爲官不以文吏
爲稱今賊寇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委付兩掾
當檢攝諸曹糾擿謬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若有姦
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無爲衆先初皆怖威夙
夜恭職久之吏以蓋不視文書漸容人事蓋亦嫌外
懈怠時有所省各得兩掾不奉法數事乃悉請諸掾
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皆叩頭謝罪蓋曰
前已相勅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殺之縣中
震慄後轉春穀長尋陽令凡守九縣所在平定遷丹

陽都尉抑彊扶弱山越懷附蓋姿貌嚴毅善於養衆

每所征討士卒皆爭爲先建安中隨周瑜拒曹公於

赤壁建策火攻語在瑜傳

吳書曰赤壁之役蓋爲流矢所中時寒墮水爲吳軍

人所得不知其蓋也置圓牀中蓋自彊以一聲呼韓

當當聞之曰此公履聲也向之垂涕解易其衣遂以

生得拜武鋒中郎將武陵蠻夷反亂攻守城邑乃以蓋

領太守時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

入乃擊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盡歸邑落誅討魁帥

附從者赦之自春訖夏寇亂盡平諸幽邃巴醴由誕

邑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請見郡境遂清後長沙

益陽縣爲山賊所攻蓋又平討加偏將軍病卒于官

蓋當官決斷事無留滯國人思之

吳書曰又圖畫蓋形四時祠祭及

權踐祚追論其功賜子柄爵關內侯

韓當字義公遼西令支人也

令音郎定反支音巨兒反

以便弓馬

有膂力幸於孫堅從征伐周旋數犯危難陷敵禽虜

爲別部司馬

吳書曰當勤苦有功以軍旅陪隸分於英豪故爵位不加終於堅世爲別部司

馬

及孫策東渡從討三郡遷先登校尉授兵二千騎

五十匹從征劉勳破黃祖還討鄱陽領樂安長山越
畏服後以中郎將與周瑜等拒破曹公又與呂蒙襲
取南郡遷偏將軍領永昌太守宜都之役與陸遜朱
然等共攻蜀軍於涿鄉大破之徙威烈將軍封都亭
侯曹真攻南郡當保東南在外爲帥厲將士同心固
守又敬望督司奉遵法令權善之黃武二年封石城
侯遷昭武將軍領冠軍太守後又加都督之號將敢
死及解煩兵萬人討丹陽賊破之會病卒子綜襲侯
領兵其年權征石陽以綜有憂使守武昌而綜淫亂
不軌權雖以父故不問綜內懷懼

吳書曰綜欲叛恐左右不從因諷使

劫略示欲饒之轉相放效爲行旅大患後因詐言被
詔以部曲爲寇盜見詰讓云將吏以下當並收治又
言恐罪自及左右因曰惟當去耳遂共圖計以當葬
父盡呼親戚姑姊悉以嫁將吏所幸婢妾皆賜與親
近殺牛飲酒歡載父喪將母家屬部曲男女數千人
血與共盟誓奔魏魏以爲將軍封廣陽侯數犯邊境殺害人民權
常切齒東興之役綜爲前鋒軍敗身死諸葛恪斬送
其首以白權廟

蔣欽字公奕九江壽春人也孫策之襲袁術欽隨從
給事及策東渡拜別部司馬授兵與策周旋平定三
郡又從定豫章調授葛陽尉歷三縣長討平盜賊遷
西部都尉會稽冶賊呂合秦狼等爲亂欽將兵討擊
遂禽合狼五縣平定徙討越中郎將以經拘昭陽爲
奉邑賀齊討黜賊欽督萬兵與齊并力黜賊平定從
征合肥魏將張遼襲權於津北欽力戰有功遷盪寇

將軍領濡須督後召還都拜津右護軍典領辭訟權
嘗入其堂內母疎帳縹被妻妾布裙權歎其在貴守
約卽勅御府爲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妻妾衣服悉皆
錦繡初欽屯宣城嘗討豫章賊蕪湖令徐盛收欽屯
吏表斬之權以欽在遠不許盛由是自嫌於欽曹公
出濡須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盛常畏欽因事害己
而欽每稱其善盛旣服德論者美焉

江表傳曰權謂欽曰盛前白卿

卿今舉盛欲慕邪奚邪欽對曰臣聞公舉不挾私怨盛忠而勤疆有膽略器用好人督也今大事未定

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權討關羽欽督水軍入沔還私恨以蔽賢乎權嘉之

道病卒權素服舉哀以蕪湖民二百戶田二百頃給
欽妻子子壹封宣城侯領兵拒劉備有功還赴南郡
與魏交戰臨陣卒壹無子弟休領兵後有罪失業
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也與蔣欽隨孫策爲左右

服事恭敬數戰有功策入會稽署別部司馬授兵權
愛其爲人請以自給策討六縣山賊權住宣城使士
自衛不能干人意尙忽略不治圍落而山賊數千人
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或斫中馬
鞍衆莫能自定惟泰奮擊投身衛權膽氣倍人左右
由泰並能就戰賊旣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是
日無泰權幾危殆策深德之補春穀長後從攻皖及
討江夏還過豫章復補宜春長所在皆食其征賦從
討黃祖有功後與周瑜程普拒曹公於赤壁攻曹仁
於南郡荊州平定將兵屯岑曹公出濡須泰復赴擊
曹公退留督濡須拜平虜將軍時朱然徐盛等皆在
所部並不伏也權特爲案行至濡須塢因會諸將大
爲酣樂權自行酒到泰前命泰解衣權手自指其創

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鬪處以對畢使復服歡讌
極夜其明日遣使者授以御蓋江表傳曰權把其臂因流涕交連字之曰
幼平卿爲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膚
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
意之重乎卿吳之功臣孤當與卿同榮辱等休戚威平
青縑蓋賜之勿以寒門自退也卽勅以己常所用御幘
兵馬導從出鳴鼓角作鼓吹於是盛等乃伏後權

破關羽欲進圖蜀拜泰漢中太守奮威將軍封陵陽
侯黃武中卒子邵以騎都尉領兵曹仁出濡須戰有
功又從攻破曹休進位裨將軍黃龍二年卒弟承領
兵襲侯

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孫策在壽春武往脩謁時
年十八長七尺七寸因從渡江征討有功拜別部司
馬策破劉勳多得廬江人料其精銳乃以武爲督所
向無前及權統事轉督五校仁厚好施鄉里遠方客

多依託之尤爲權所親愛數至其家累有功勞進位
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

臨其葬

江表傳曰權命以其愛妾殉葬復客二百家

出杜回

孫盛曰昔三良從穆秦師以之不以征魏妾既

杖計任術以生從死世祚之促不亦宜乎

武風年十九權召見獎厲拜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

時諸將新兵多有逃叛而脩撫循得意不失一人權

奇之拜爲校尉建安末追錄功臣後封脩都亭侯爲

解煩督黃龍元年卒弟表字文奧武庶子也少知名

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並侍東宮皆共親友尙書暨

豔亦與表善後豔遇罪時人咸自營護信厚言薄表

獨不然士以此重之徙太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兄

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亡

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爲表屈情承順嫡母者

是至願也若母不能直當出別居耳表於大義公正
如此由是二母感寤雍穆表以父死敵場求用爲將
領兵五百人表欲得戰士之力傾意接待士皆愛附
樂爲用命時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明素壯悍
收考極毒惟死無辭廷尉以聞權以表能得健兒之
心詔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便破械沐浴
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
表以狀聞權奇之欲全其名特爲赦明誅戮其黨遷
表爲無難右部督封都亭侯以繼舊爵表皆陳讓乞
以傳脩子延權不許嘉禾三年諸葛恪領丹陽太守
討平山越以表領新安都尉與恪參勢初表所受賜
復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表簡視其人皆堪好
兵乃上疏陳讓乞以還官克足精銳詔曰先將軍有

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得辭焉表乃稱曰今除國賊報父之仇以人爲本空枉此勁銳以爲僮僕非表志也皆輒料取以克部伍所在以聞權甚嘉之下郡縣料正戶羸民以補其處表在官三年廣開降納得兵萬餘人事捷當出會鄱陽民吳遽等爲亂攻沒城郭屬縣搖動表便越界赴討遽以破敗遂降陸遜拜表偏將軍進封都鄉侯北屯章阬年三十四卒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爲起屋宅子敖年十七拜別部司馬授兵四百人敖卒脩子延復爲司馬代敖延弟永將軍封侯始施明感表自變行爲善遂成健將致位將軍

董襲字元代會稽餘姚人長八尺武力過人

謝承漢書稱襲

志節慷慨

武毅英烈孫策入郡襲迎於高遷亭策見而偉之到

署門下賊曹時山陰宿賊黃龍羅周勃聚黨數千人
策自出討襲身斬羅勃首還拜別部司馬授兵數千
遷揚武都尉從策攻皖又討劉勲於尋陽伐黃祖於
江夏策薨權年少初統事太妃憂之引見張昭及襲
等問江東可保安不襲對曰江東地勢有山川之固
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
衆事襲等爲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衆
皆壯其言鄱陽賊彭虎等衆數萬人襲與凌統步騭
蔣欽各別分討襲所向輒破虎等望見旌旗便散走
旬日盡平拜威越校尉遷偏將軍建安十三年權討
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楫閭大紲繫石爲碇
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襲與凌統
俱爲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船突入

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紐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
便開門走兵追斬之明日大會權舉觴屬襲曰今日
之會斷紐之功也曹公出濡須襲從權赴之使襲督
五樓船住濡須口夜卒暴風五樓船傾覆左右散走
舸乞使襲出襲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
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
服臨喪供給甚厚

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

吳書曰寧本南陽人其先客於巴郡寧爲吏舉

計據補蜀郡丞頃之棄官歸家

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爲

之渠帥羣聚相隨挾持弓弩負毳帶鈴民間鈴聲卽

知是寧

吳書曰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

維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繒錦

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

接待隆厚者乃與交歡不爾卽放所將奪其資貨於

長吏界中有所賊害作其發負至二十餘年止不攻

劫頗讀諸子乃往依劉表因居南陽不見進用後轉

托黃祖祖又以凡人畜之吳書曰寧將僅客八百人

時諸英豪各起兵寧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一

土崩并受其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

留依祖祖三年不禮之權討祖祖軍敗奔走追兵急

寧以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校尉凌操祖既得免軍罷

還營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祖不用令所出

誘其客客稍亡寧欲去恐不獲免獨憂祖不用知所出

飛知其意乃要寧爲之置酒謂曰吾薦子者數矣主

不能其意乃逾寧爲之置酒謂曰吾薦子者數矣主

良久是乃去就孰與臨版轉九乎寧曰幸甚飛白祖聽

寧之縣招懷亡客并於是歸吳周瑜呂蒙皆共薦達

義從者得數百人

孫權加異同於舊臣寧陳計曰今漢祚日微曹操彌

憍終爲篡盜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

之西勢也寧已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

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規之不可後操圖之圖之之

吳志卷十

八中華書局聚

計宜先取黃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
 欺弄務於貨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
 不脩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
 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
 權深納之張昭時在位難曰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
 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
 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
 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
 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果禽祖盡獲
 其士衆遂授寧兵屯當口吳書曰初權破祖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飛
令人告急於寧寧曰飛若不流為權言飛忘之權為諸將
置酒寧下席叩頭血流涕交流為權言飛忘之權為諸將
不值飛固已捐骸於溝壑不得致其言謂曰今飛罪
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為君
致之若不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
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權乃